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十九回 開封府孫本充軍 麒麟山王摩被逐

話說董敬泉因這日清閒，問著黑兒。忽聽見孫本妻子許氏善能治家，便細問她的人材。原來這董敬泉的名字叫做董素，只得二十五歲，自從十六歲上在家成親。一年，因聞了父親的死信，只得離家到廣陵鹽場中來執掌。不期生意日盛一日，纏住了身子，再不得回家。因少年情性，廣有資財，遂接婊子、包私窠，整年整月的在寓處取樂。又因貪慕汴京繁華、勾欄名妓，這年遂謀撤了開封一府食鹽，將鹽場中的事情俱交付一個得當夥計，自己來京發賣。要圖快樂頑耍，便不住在鋪中，遂買了永平門內大街上一所大房。又招買了許多僕婦、使女服事，遂日日去串勾欄。因知張瑤琴是個出色女子，便接在艮岳門外皇莊上一個人家園內快樂。不期被殷尚赤打吵了一番，懷恨買囑處死。後來打發了張瑤琴回去，不多時，張瑤琴已自從良，嫁了一個少年官長去了。他在家雖有婦人、女子同他作樂，家中沒個掌家的人，便想要娶一個來家掌理，叫人在外訪尋。及訪尋了去看，不是說她態度不好，便是嫌她少些風月，又恐掌不得家事。今聽見黑兒閒中說出孫本妻子善能治家，遂鑽入心窩，留心細問。黑兒見他問得有因，便誇贊得許蕙娘恁般姿態，恁般做人，恁般治家，恁般賢慧。董敬泉聽了暗暗歡喜，便問道：「你今可還想織錦麼？」黑兒笑道：「『小孩子想糖人吃』，有在那裡？」董敬泉笑道：「有甚難事？這狗弟子當日騙去五十兩白銀，還沒追逼。只將他追逼，俺著人去領來配你。」黑兒聽了，連忙磕頭道：「若得員外替小人完了一段念頭，異日忘恩，皮不見肉！」董敬泉笑了一笑，叫他起來，因又問道：「你方才稱說許蕙娘許多好處，俺家中沒個替力人，欲要將她娶來，不知可得容易？你有甚好計較麼？」黑兒道：「目今孫本生死俱在員外手中。只須將他害死，然後設法娶她來家，是件極容易的事，有甚難算？」董敬泉道：「弄死他，只除非是在獄中暗害，當日謀死殷尚赤還被蒙蔽；今他是個節級，獄中俱是他的人，卻又去買囑誰？」黑兒笑道：「員外怎這般沒算計？當初殷尚赤是得罪了員外，罪不致死，故此要去買囑。他如今是通同大盜，犯了朝廷王法，合該處斬。只去催相公審結，當堂判個『斬』字，便可除根，永無後患。」董敬泉聽了大喜，道：「果是當局昏迷。若不恁地，怎得許蕙娘來家？」二人又較議了一番，真是情投意合。遂吩咐家中大小，叫他是「夏不求」。

過不幾日，先追逼孫本五十兩藏銀。孫本果是無償，只得寄信叫許蕙娘變賣織錦。許蕙娘也痛恨她起的禍根，見丈夫信到，即托人變賣。媒人領了織錦出去，董家有人來領到家中，將織錦配了夏不求，才不追這項銀兩。董敬泉便又入府去囑托，相公一力應允。原來這開封府是汴京首府，又是當年包龍圖治過，若有罪犯，審定了即時處斬，然後奏明，遺下舊例，極有權要衙門，這日受了董敬泉囑托，要將孫本典刑。因連日朝中有事，不得坐堂。

過了多日，一日坐堂理事，著人帶出孫本，說道：「當今國事多艱，盜賊競起。你敢通同大盜，不久內外生奸，為朝廷大害，幸早知覺敗露。若待緝了大盜，然後定罪，那得多人人在獄中將你看守？倘有疏虞，豈不是本府一件干係。今日情真罪當，法應處斬。今日押出市曹典刑，正法可也。」遂一面叫書吏當堂宣讀犯由，一面吩咐綁縛，又一面委官去監斬，遂舉筆判了一行：「同夥大盜，斬犯一名孫本。」

孫本忽聽見要將他處決，不覺大笑。正要開言，只見滿堂書吏人等一齊上來跪稟道：「孫本之罪，不在斬例。當日殷尚赤犯罪，只不過與董敬泉毆打成訟，發放獄中，買托孫本暗害。孫本因念他受屈，不忍謀死。今已招稱私放，只宜以私放之罪罪之，今家奴犯罪，去挑唆董敬泉出首通同大盜，也宜拘喚他來對審，先問他買囑謀人性命的死罪；黑兒出首家主，亦應死罪。再沒個不審問二人，便將孫本處斬之理。我等眾人豈肯心服！」

相公聽了，暗想道：「論理原該如此。只是得了他的厚托，怎便叫他來審？莫若只將黑兒來責治一番，掩人耳目。」因又想道：「若責黑兒，公堂之上實是不便。這事豈可論理，我只朦朧喝斬，才得完結。」便拍案大怒道：「本府一個風憲衙門，捕盜、斬盜，國法所該。今已情真，有甚冤屈，怎敢通同保留！」遂喝眾人起去。

眾人見他枉法，便一齊說道：「相公既是徇私枉法，我等眾人只索退出。」說罷便一齊立了起來。孫本便大聲說道：「列位不必告求，由他將我處斬，朝中自有公論。」眾人便一齊嚷說道：「相公沒了公論，我們去了，誰來殺你？！」說罷，遂一哄走出堂去。相公見眾役盡皆退出。只留得一個書吏在旁，便吃了大驚。因暗想道：「退散各役，必要被人參論。倘朝中根究起來，豈不是董素累我？」因對書吏道：「這怎麼處？」書吏稟道：「相公及早將孫本免了斬罪，只問他漏法軍罪。一則服人，二則罪當，庶可挽回，方不做出事來。」相公連忙點頭應允道：「快去叫他們進來。」書吏走出招呼眾人，說知就裡。

這些人聽明，遂又一齊進來磕頭。相公只得說道：「今日且看眾人面情，饒恕孫本斬罪。漏法之罪，卻是難逃，按律刺配遠惡地方，以彰國法。」眾人道：「若得相公將孫本刺配，我等眾人無不心服。」遂一齊起來，只得將孫本打了二十脊杖，刺了文面，上了護頸短枷，備了一角文書，解往幽州交割。又出去喚進兩個解子，一個薄情，一個巫義，來當堂收領，立時起解。

孫本到此，見眾人如此周全，便安心同著解子拜謝，走出衙門來，因對二人說道：「我今同二位長行，少不要設處些路費銀兩。可押我到家，也要與二位盡個情兒。」二人聽了，遂同了來家。許蕙娘忽見丈夫到來，一時驚喜相半。及聽見說出刺配幽州，便不勝痛哭，小哥也來牽衣啼泣。孫本到此，也不免流了幾點英雄血淚，因安頓許蕙娘道：「我孫本向有大志。今雖磨折，倘此去沙場邊境，憑著胸中本領，一刀一槍，討個出身，終須有日回來。只可恨我向無私積，你又父母俱亡，今日使你母子二人在家，舉目無親，未免出乖露醜，使人話柄。」許蕙娘聽了，即止哭說道：「官人怎恁般說來？今遭不幸，骨肉分離，然久知四德三從，決不喪名敗節，有乖婦道。至於孤寒，人誰笑我！」

孫本聽了，因又說道：「我今此去，不知三年五載，天涯海角，音信無傳。你固有志，設有橫逆相加，欺汝母子，將何擺脫？」許蕙娘道：「官人去後，今當閉戶，針線自活，橫逆何來？即有不測，自當遠避潛身，以等夫君早回。」孫本聽了大喜，遂叫收拾酒餚，不一時已有。孫本走出堂來，與二人共飲。只因各有心事，飲不半晌，二人立起來說道：「官府雖是嚴緊，一個同衙門弟兄，怎說得閒話。我二人領這苦差，少不得也要到家去料理一番，明早來一同走路吧！」

只說這董敬泉這日曉得將孫本典刑，著人來打聽。不期打聽了這個消息，正在驚疑。過不一會，府中著心腹人來說：「恐有人議論。」有個埋怨他的意思。後來果被糾參。董敬泉不惜銀錢為他謀幹，遷補外任，這是後話不題。這董敬泉忙叫夏不求來商議。夏不求道：「員外不須著急，這是絕好機會。」董敬泉道：「怎麼好機會？」夏不求道：「如今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斬草須要除根。如今刺配，只須囑托解子沿路結果了性命。日後就有人參論相公，也沒了對頭，員外也可安穩娶許蕙娘來家。豈不是好機會？」董敬泉聽了大喜道：「果是有理。」遂叫陶春來吩咐了一番。

陶春即奔到府前訪問了，遂到孫家左右來等候。候了不多時，見兩個解差走出了孫家大門，便跟在後面。到了僻靜處，忙緊走一步，用手拍著兩人的肩上說道：「兩位牌頭，今日奉了好差，吃得恁般好春色。」二人見有人來作笑，急回過頭來要發作他，卻見這人並不顯熟。只得笑了一笑道：「老哥休恁作笑。我二人正在煩惱。商量要到解當中去典貸些銀兩，作前途使用著哩。」陶春聽了暗暗歡喜。因說道：「既是二位煩惱，小弟去做個東，與二位吃杯酒解惱何如？」薄情道：「與老哥素無往來，怎好便擾？」巫義笑說道：「朋友相與，那有個定理？既今日擾了這位老哥。明日到幽州帶些人事來相送，就是往來了。」陶春道：「還是這位牌頭大方！」遂拉了二人到酒樓上來，揀了一間小閣中，三人坐下，點了幾味可口肴饌來。酒到三人便吃。原來薄情、巫義，是個與酒為儔，恨不得連身子撲入杯中，洗浸個凜兒方才快活。先在孫本家吃不爽利，兩人一路出神搗鬼。忽聽見請他吃酒。正投著癢處，只盡情放量吃了半晌。薄情因對巫義說道：「我們明早要走路的，還有正經事要做，可回去吧。」巫義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，也要盡了主人的意思。哥哥且依我吃杯著。」遂又吃了半晌。巫義忽停杯說道：「哥哥且莫吃著，從來酒不可混吃。吃了半日，也不

曾請教這位老哥姓名，這酒端的是為什麼，莫不有甚差遣？也要去替他做來。」薄情道：「我也是恁地想。你只見了酒，便沒命的死吃，好被這老哥作笑。」巫義道：「這老哥既是好意請我二人，怎麼又作笑起來？你也不要疑心。」陶春只將酒滿滿的篩來。

二人又吃完半晌，便一齊停杯說道：「我兩人真是一般的酒鬼，怎一面說著話，便連酒都吃了下肚，再不問個長短，只是混吃？」遂一個問姓名，一個問甚事。陶春見左右無人，方說出姓名緣故道：「每人一個元寶，如今先送一個，待揭了金印回來，再找一個。」二人聽了，只白瞪了兩眼，各不做聲。薄情便先說道：「這便是太文宗老相公出了難題，一時怎敢下手去做！」巫義道：「即有了題目，好歹也要做它一做，才有想頭。」薄情道：「一個同衙中人，怎好一時變臉？」陶春忙在腰間取出一大錠銀子，放在桌上，白晃晃耀人兩眼。巫義忙說道：「你且收了，莫使人起眼。」陶春便收入袖中。薄情道：「我今想來，這事倒也做得，只是傷了些天理。」巫義便向他臉上一口啐道：「你這人吃了酒，便會說酒話。你見衙門中人，那個是有天理的？現今本官受了董商人私賄，要將此人處斬，虧得眾人解救。起解幽州，難道是有天理的？況且他在獄中做了幾年節級，手中也不知害了多少。今日也要惡貫滿盈，犯出這件事來，我二人既蒙董員外見委，又承這老哥買酒請吃，好歹也要替他去做。終不然依了天理，倒去將婆子的衣飾去解當做路費，明日空手回來，受婆子的絮聒？你是撇清不要，我是要的。」說罷便伸手過來討這錠銀子。薄情聽了，忙賠下臉說道：「我是逗你耍。俗語講得好：『差人見錢，不怕青天』。從今須要大家商量。」便也伸過手來道：「老哥你拿來與我。」陶春見他二人，俱動了見財起意，便滿心歡喜。在袖中取出道：「只要二位做得了當回來，還有一個相酬。」二人接了，滿口應承，又吃了一番，方才別過。

這孫本到了次早起來，許蕙娘含淚收拾包裹並路費。不一時，吃了飲食，母子只悲悲切切。過不半晌，薄情、巫義走到，只緊催孫本起身。孫本只得與許蕙娘話別分離，一時分別的苦楚也難盡說。到了無可奈何，只得攜了小哥送出大門。早有合衙門人俱來相送，孫本一一在街頭作謝。回頭看了許蕙娘母子一眼，才同眾人自去。許蕙娘與小哥只得含淚閉門。

孫本這番問罪起解，街坊鄰右人人感歎。如今事情冗雜，看書的須牢記話頭。

且說楊么那日到開封府前尋問孫本，交割書信，不期府中正在那裡審問，要他招稱往來。兩個押差只勸他立刻出了汴城，望北進發，楊么也要趕到地頭，好去尋訪生身出處，遂曉行夜宿走了多日。

一日夜間，投宿在一個店中，各吃了酒食。只見店主人忙忙碌碌，收拾了出門。楊么見了動疑，便叫火工來問道：「你家有甚事忙，這般走去？」火工道：「這家主人要去送親戚上西天去。」楊么聽了大笑道：「你這人倒會說笑。人到地獄容易，要到西天繁難，幾曾見人到過西天？你便扯出恁般大謊來！」兩押差也忍笑不住。火工道：「我吃了三年齋飯，怎肯打誑語？」遂細細說出緣故道：「就在前面村中，你們也去隨喜隨喜，不枉到此一番。」楊么與押差聽了，十分驚奇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們也去走走？」楊么遂提了鐵棍，押差鎖上了客房，三人同入村來，果見人人爭上西天。正看得驚驚駭駭，不期村人發喊叫打，楊么道：「我眼中怎肯叫人落難！」忙掄棍在黑暗中分撥，趕開一條大路，放走了三、四個人去。楊么自同押差走回店中。睡不多時，早已天明，即收拾起身自去。

你道放走的這幾個人是什麼人？如今慢慢說來。原來內中一人，就是當年寄遠鄉養奎剛的妻子鞠氏一胎生的兩個孩子，一個是妖兒，一個是魔兒，那日俱被兵馬衝散。妖兒被楊得星收留，帶回做了兒子，改名楊么。這個魔兒當日失散了父母，在樹林中地下哭泣，被一個兵丁看他有些異相，遂抱上馬，帶入寨中，叫人撫養。這個兵丁姓王，叫做「生鐵頭大漢王突」，是當日遼王部下第一員驍將。只因童貫與金主破遼，遼王出奔，將士盡散，這王突投金不可，歸宋不能，便聚了百人，在關內地方朝擄暮掠，遂盤據了一座麒麟山作寨。這日曉得金兵在前，他便尾在後面趁勢劫擄，遂抱了這孩子回來。問他名姓，已是不知。王突暗暗歡喜，便不再問，將他撫養做第五個兒子，叫他五郎。這五郎初時離散不見了父母哥哥，不勝哭泣。到了寨內拜了王突，又有幾個婦女照管，遂與三四個小弟兄頑頑笑笑。一個四歲半的孩子，只要有吃有穿，一般叫爺叫娘，日親日近，日遠日疏。過了多時，早已忘卻生身根本。到了八、九歲，雖有人對他說不是王突親生，他見王突待若親生，他也待王突如親父。卻長得氣概軒昂，面如滿月，行動與人皆異。王突遂叫他學習武藝，不期習著便知。王突十分歡喜，常誇說：「此兒異日必能出人頭地。」又過了多年，這五郎已是十六歲上下，一發長成身材雄壯，膂力過人。

一日，王突帶領五個兒子，共立山前閒看。忽見有只老鷹在半天展翅摩空，因對五郎說道：「這老鷹展翅摩空，你若能射落，俺有紫金虎頭鳳冠賞你。」五郎答應，即取了一副弓箭來，仰面看著空中，將弓稍往上連晃了幾晃，拽滿弓弦，連發三矢。那只老鷹早已墜落山前。原來飛禽中最難射的是老鷹。因它眼色最尖，身在半空。它兩隻眼睛只看著下面尋食，任是草藏狡兔、葉隱鷓鴣，它一眼看見，只一翅下來抓去。今日正在摩空尋食，忽見有人舉手，知是暗算，疾忙將身子左一側、右一轉。不期五郎射的是連珠神箭，第三箭早已上身，墜落下來。

王突見了大喜，眾嘍囉齊聲喝采。王突遂使人入去，取紮額紫金虎頭鳳冠，並兩枝雉尾，叫賞賜五郎。五郎連忙跪接，果見金光閃耀，兩旁打鑿有兩隻鳳凰，當面一個大虎頭。五郎看得十分中意，遂將雉尾插入兩旁鳳口中，戴在頭上，拜謝道：「多謝阿爺賞賜！」王突道：「吾兒休輕視了這副紫額。還是昔年遼王出奔，在他宮中得來。俺要戴它，戴了便有些頭暈眼昏，只收藏著。前日叫你四個哥哥戴去，他們也說是頭上有些不自在，不敢戴。你今可是恁地？」五郎道：「孩兒沒犯。」王突道：「恁地便是吾兒合戴。俺想向來還沒替你取名，如今能射摩空老鷹，又戴得這金鳳虎頭紫額，只此取名叫『金頭鳳王摩』吧。」王摩聽了歡喜，道：「孩兒記得小時正是阿爺取的，恁個『摩』字倒也恰好。」遂又拜謝賜名，然後立起身來。眾人看他，果是十分好看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金光燦爛，掩映得相若天神；虎貌猙獰，照耀的美如冠玉。心腸耿直，疑是羲皇以上之人；義氣生成，確是前劫中的種子。物有偶而出現，事得因而始名。請觀今日紮額虎頭，不亞當年存孝；試看斯時束髮鳳冠，何異昔日呂布？這才是：前身原係「玉麒麟」，今世人稱「金鳳虎」。

眾人見了，俱各稱贊。王突因對王摩說道：「俺自被宋、金交盟滅了遼主，一時進退兩難，遂占了這麒麟山，不覺十有餘年。雖在關中，幸喜宋弱無人，又且金人乍來乍去，故此俱沒人管閒，山寨平靜。只是俺已年老，將來所恃爾等弟兄。你這四個哥哥雖有些技勇，實不如你。將來山寨興隆，可使俺無慮。俺今與你五十名小校，趁此時在河東、河北劫擄一番，再作計較。」遂擇吉日，打發王摩出劫。王摩領了五十名小校，衝州撞府，到處劫取。幸喜他生性不去懊惱窮民善姓，一時遠近聞名是「金頭鳳王摩」。便有官軍都尉來捕剿，俱被他殺走，又叫他是「小太保金鳳虎王摩」。

自此山寨十分強盛。王突十分歡喜。常在四子面前說好。只因這一說好，有分教：

茫茫歧路，渺渺羊腸。